



# 人皆歌美稷

●王建中

一川纳林河水，其实是滴水的绵延，携着黍稷的香气，嗅到青竹的甘爽。从汉家的城墙下流过，淌成一条时光的河。美稷——这名字本身就像一粒金色的粟，降落在北方温厚的黄土中，生出根脉，长出城池……

当年汉武帝筑城于此，取“美稷”为名，心里装的怕是整片北地的风烟。黍稷丰茂，五谷蕃熟，便是江山最朴素的理想。可这座城终究没能只做安静的粮仓，它成了呼韩邪单于的庭帐，成了文姬命运里的一曲箜篌蓝缕的音符，成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见证。

滴水记得那些骑竹马的孩子。郭伋的车驾在野亭停驻一夜，不为风雨所阻，只为不负童子之约。那一夜星光该有多亮？亮到足以照见千年后史书里“诚信”二字的重量。也记得张郃驻守时，众人



千年美稷今犹存 钟颜摄



塞北晚来秋，秋意霜深深。大青山南麓林尽染，往年那些匆匆掠过的景致，早已在时光流转中淡去轮廓，唯有一段意外的远行之旅，如深涧流泉，在心灵叮咚作响，记忆中漾开经久不散的暖意。

从呼和浩特市驱车向南，一过丰镇市，晋北的群山便在视野中新次铺展，浸染着浓霜的秋意一路随行。我们一行向着“中华第一关”雁门关奔赴而去，我随身携带着新买的无人机，满心憧憬要将长城的蜿蜒、关山的苍莽——收入镜头。

初入雄关，便被那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气势震慑。灰色的城墙依山而建，如巨龙盘卧在赭红与苍绿交织的林海间，斑驳的城砖刻满岁月的痕迹，似在低语千年的风霜。天险楼上的鼓声阵阵传来，脑海里浮现出杨家将突袭辽军十万大军的电影镜头。相较于曾游历过的山海关，这里的关隘更添几分沉雄与险峻。拾级而上，道旁的黄桢叶红得热烈，火炬树举着燃烧的枝丫，几排松柏仍守着苍翠，与散落的野菊、不知名的山果相映成趣。登临雁塔凭栏远眺，群山如黛，烽火台在层林深处若隐

扶老携幼而来，说“汉使如父母”——刀兵能划开疆界，仁德却让人心生出共同的故乡。

美稷城如今城垣已坍，唯余野稷摇风。捧起一把泥土，里面沉睡着汉瓦的青灰、匈奴箭镞的锈色，还有无数个“合为一家”的黎明。滴水仍在流，淌过故城遗址，淌过美稷旧乡的田畴。社稷之重，不在宫阙高低，而在每一株垂穗的稷禾里；天下之大，终要落在炊烟相望、竹马相交的寻常人间。

很多年后，滴水去竹，秋老西河。北方的风，吹过苍郁的鄂尔多斯高原，掠过纳林河潺潺的水声，最终凝固在一座名为“美稷”的古城遗址上。这不仅是一个地理的坐标，而是一个文明的容器，一个精神的象征。在这里，“美稷”二字，从一款具体的物产，升华为一座历史名城的名号，最终淬炼成一种关于诚信守诺、关于民族相融的宏大叙事。它是一粒沉甸甸的黍稷，也是一部生长的史诗。

一

美稷，其名本源，是优良的稷米。稷，即粟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小米。在远古的田原，这种耐旱、高产的作物，被尊为“百谷之长”。它金黄的色泽，是丰收的颜色；它饱满的籽粒，是生命的源泉。

当汉武帝在北方的烽火硝烟中，将这座新筑的边城命名为“美稷”时，其深意远非字面所能涵盖。它将中原农耕文明核心理念，镌刻在了游牧文明的腹地。这寄托着王朝最朴素的愿望：愿这片曾经马蹄纷沓的土地，也能如中原一般，黍稷盈畴，仓廩充实，从征伐之地转变为滋养之所。

汉和帝的巡视，像一道和煦的光，穿透云翳。

于是，美稷城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。城墙之内，不仅有戍边的将士，更有迁徙而来的汉族农户，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种子和农具，更是一整套“以农立国”的生存哲学。而当南匈奴单于庭入驻于此，这种象征意义便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呼韩邪单于的部众，在这片“美稷”之地，接受汉朝的援助，“生产发展，人口大增”，出现了“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”的兴旺景象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“美稷”之梦的实现？游牧民族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体验定居与农耕带来的安宁，富足与繁荣。

这粒“美稷”，因此超越了粮食的范畴。它也是文明融合的媒介。各民族或许语言不通，习俗各异，但对丰收的渴望，对安宁生活的向往，是相通的。美稷城，正是以最原始的、关于生存与繁衍的共识为基石，搭建起了民族和睦与共存的平台。这座城，因“稷”而名，因“社”而重，它的一砖一瓦，都浸透着中华文明“民为国本，食为民生”的古老智慧。

二

如果说“美稷”奠定了这片土地的物质基石，那么，郭伋竹马的故事，则为这座古城注入了不朽的灵魂——诚信。

《后汉书》中那段温暖的记载，历经两千年，依然鲜活如初。东汉贤臣郭伋重返并州，行至美稷，数百儿童各骑竹马，欢欣雀跃于道旁迎候。这本身就是一幅极致的太平画卷——唯有在安定团结、政通人和的环境中，儿童的天真、率直才能毫无顾忌地绽放在边地的城池之下。孩子们问归期，郭伋郑重告知。然而，公务提前完成，返回之日早于约定。是去是存，郭伋做出了一个足以光耀史册的决定：止于野亭，待期而入。

“郭伋待期”这一行为，其伟大之处在于“不失信于童子”。在成人世界中，孩童的约定往往被视为无足轻重。但郭伋却将之视作与君王盟誓同等重要。这体现了最宝贵的“童叟无欺”的平等精神与契约意识。诚信，不是一种权衡利弊后的策略，而是一种发乎内心的道德律令，一种对任何个体，无论长幼尊卑，都抱持的尊重。

这一夜等待，让“美稷”这个名字，除了土地的厚重，更增添了人格的光辉。它衍生出的成语“郭伋待期”与“竹马相逢”，从此成为中华文化中关于“信”的典范。“竹马相逢”描绘了官民相亲、其乐融融的理想治理图景，而“郭伋待期”则铸就了言行一致、一诺千金的道德丰碑。

这座城，因此不再仅仅是砖石土木的营造，而成为一个诚信的文化地标。每当后人提及美稷，便会想起那星光下的野亭，想起那份对童真的郑重承诺。这则典故，如滴水般涓流不息，滋润着后世，让“诚信”价值观，成为美稷城留给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。

三

在美稷的历史长卷中，与“郭伋竹马”的诚信之光交相辉映的，是“张郃受

敬”所展现的民族和谐之暖。

东汉时期，南匈奴归附，汉朝设使匈奴中郎将进行监护，其治所便在美稷。将领张郃率数百士卒驻守于此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南匈奴部众主动拜见张郃，由衷说道：“我范氏世居塞下，自幼便知汉使节如父母，今日得见，诚惶诚恐！”这句话，情真意切，重若千钧。

“汉使如父母”，这并非谄媚之词，而是南匈奴部众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形成的真切认知。它源于汉朝提供的真诚援助，源于像张郃这样的驻守将领所秉持的公正与仁德。

“张郃受敬”的故事，是“化干戈为玉帛”的理想在历史中的一次成功实践。在美稷城中，汉军与匈奴人不再是剑拔弩张的对手，而是共同维护边境安宁、促进经济发展的伙伴。美稷城，成为民族融合的熔炉与和谐共生的样板。

四

青梅竹马的文化意义深远而丰富，远远超越了一个简单成语的范畴。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与文化基因中，是东方情感模式的经典缩影。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”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《长干行》。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商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，追忆了他们童年时嬉戏玩耍、两小无猜的情景。它是一个高度凝练和优美的文学意象。

“竹马”作为一种儿童游戏，历史非常悠久。而美稷正与“竹马”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。汉代时，美稷城长满青竹。竹马迎郭伋是历史上关于“竹马”活动非常著名且最早记载的事件。这证明了“竹马”游戏在汉代已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儿童活动，并且因为郭伋的德政，使“美稷”和“竹马”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。

虽然“青梅竹马”这个成语本身不直接源于美稷，但李白用此典故，却催发了一朵绚烂之花，一首名垂千古的唐诗绝唱。美稷城也成为竹马游戏的源出之地，并催生了另外两个成语：竹马逢迎与郭伋待期。

但使人皆歌美稷，故应此即是甘棠。

五

美稷，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其地标意义是由“美稷”“郭伋竹马”“张郃受敬”“青梅竹马”这四个层层递进的文化内核与意象共同铸就的。

美稷——代表了农耕文明的根基意识。

郭伋竹马——彰显了中华文化中诚信守诺的核心价值，为这座边城注入了温暖而高贵的人格力量。

张郃受敬——展现了各民族和睦相处、互相尊重的美好蓝图，是“和合”文化的生动体现。

青梅竹马——是其审美与具象之合，让我们遥想青梅竹马的渊源，想到李白，想到清纯真挚，这片土地顿生钟灵毓秀之气。青梅竹马与竹马风俗源出于此。

这四者共同铸就了美稷城的美好身份，它既是一座实体的军事重镇，又是一座精神的丰碑。它见证了战争的残酷，更见证了和平的珍贵；它经历了民族的纷争，更孕育了融合的希冀。

如今，历经沧桑的美稷城遗址，静卧于准格尔的黄土之上，滴水依然流淌，仿佛诉说着过往的故事。那粒名为“美稷”的种子，早已破土而出，茁壮为一种文化基因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——那是对家园安宁、仓廩丰实的永恒期盼，是对言出必行、一诺千金的执着坚守，也是对天下大同、民族和睦的深切向往。

站在美稷城的城垣上，我们聆听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声，而是面向未来的深切启示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诚信之贵，和谐之美，纯真之爱，如同永不湮没的坐标，指引着人们找寻到自己的根脉与方向。

美稷，其意深远，其光永恒。

诗林漫步

如果时光可以忘记

●梭梭

如果时光可以忘记一切，我将成为一片落叶，在风里学会轻盈地告别。不追问归途，也不执念于来处，像秋阳斜照在窗台的刹那，温柔却不留余地。秋天从不是为了凋零而存在，它教会我们如何带着伤痕依然发光。那些曾被夏日灼伤的心事，在凉意中渐渐结痂，成为记忆里最安静的琥珀。

你说你怕老去，怕容颜被岁月偷走，可你没看见，银杏黄得最深时，才是整座山林最动人的时刻。美，从不需要紧绷的青春来证明，它属于每一个敢于松弛的灵魂。

如果时光可以忘记一切，我将成为那束穿过云层的光，不为照亮谁，只为在尘埃中舞出自己的轨迹。不必被看见，也不必被铭记，存在本身，已是答案。

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重逢，却忘了每一次相遇，都是告别的开始。我们总在重逢，在不同的渡口，我们总在害怕时光会偷走年华，可秋天依旧年年归来，用它的寂静，教我们重新认识自己。

成熟不是妥协，而是清醒地放手。像树把叶子交给风，像夜把星光还给天空。人生最美的姿态，不是站在春天被人赞美，而是在秋深处，独自燃烧成火。

如果时光可以忘记一切，我愿忘记得彻底——忘了谁曾辜负我，忘了我曾为何流泪，只记得这一生，我认真活过，热烈地爱过每一个季节，在每一道光影交错的瞬间，让我们选择相信光的存在。

所以不必惧怕秋深露重，你的皱纹里藏着故事，你的眼神中有霜雪洗过的澄明。若有人问起我经历了什么，请微笑着说：我曾与整个季节对视，然后，变成了自己的一束光。



## 万里茶道有遗篇

●吴欣

茶坊河从和林格尔县东摩天岭深处出发，一路向西，一路欢歌，在小药沟村北，一头扎进了峡谷地带，在查汗板申村西，更是进入了凶险无比的大峡谷。激流与山石在这里碰撞出浪花，碰撞出曲折，也碰撞出璀璨而绵长的茶道文化，二百多年余香未了，令人惊叹。

万里茶道从武夷山出发，历经千山万水到达北方，其中一段便是途经杀虎口到呼和浩特。万里茶道茶坊河谷这一段不过几十公里，但因其路途险峻、遗迹丰富、文化厚重而引起世人的关注。

初冬，我与朋友再次穿越茶坊河谷，让目光享受那高耸的山峰与凶险的峡谷带来的震撼，让双耳沐浴那穿越峡谷的劲风与茶坊河激流的轰鸣，让双足摩擦旅蒙商们留下的足迹和牛车碾下的深深车辙，让思想触碰到前辈们留下的镌刻文字与石砌古道。而这些风物遗迹，激发了我对先辈们探索世界、开创新山精神的无限敬佩之情。

而一过查汗板申，西行四五百米，河的北岸就有一处茶坊的遗迹，虽然只剩下一米多高的残破石墙，但那茶叶的气息似乎仍然缭绕不绝，向后人昭示着茶道曾经的辉煌。再前行三四百米，一座雄峰闯入我们的视线，三四十米高的雷劈山，几乎就是一整块呈九十度壁立的巨石，挡在了茶坊河前面。于是，孱弱的茶坊河只能避开雷劈山，由此折转向北，撞到北岸岩石后再度转向西南，在与雷劈山的不断撞击下曲折前行，升起一团团水雾，甩下一阵阵轰鸣。在历经二百多米巨壑险谷之后，茶坊河继续向下游逶迤而去。

在雷劈山一人多高的石壁上，一处摩崖石刻文字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上面刻写着：“太原府祁县都北村董其易，因此路石头广大车马难以行走，雇石匠四人，重新平治修补。大清乾隆十二年五月刊记。”这是1748年由祁县人董其易所为，距今已有276年。围绕这一文字信息，我与朋友细心寻找“平治修补”的痕迹。果然，在北岸，商路由此分道，一条沿等高线顺着茶坊河北岸向下游而去，是为冬季茶坊河结冰后通行；另一条向右上，呈“之”字形攀上打兰山，沿山脊西行至南窑子村，与前一条商路会合，再经二十家村出茶坊河谷前往呼和浩特，这条路为雨季山洪多发时通行。我们发现，这处岔岔的商路外沿，有数十处人工砌筑的痕迹，而道路内侧石壁或石质地面上也有多处雕塑的痕迹，这应该就是董其易所雇石匠所为。另外，在打兰山西行南窑子村的山脊，我们还发现了多处约1.1米宽、10多厘米深的车辙，见证了商路的繁忙景象。

透过文字和道路遗迹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几个明确信息，那就是这条商路应该早在乾隆初或康熙年间就已开辟，行进在商路上的，不光有马帮、驮队，还有牛车，否则不会碾出如此深的车辙。此外，义商董其易应该此前就已修筑过这条商路，所以这次是“重新平治修补”。

在这段险峻的河谷间，我们还意外发现了两处藏文石刻，一处莲花石刻，年代应该晚于汉文石刻。在不到两平方公里范围内，密集分布着如此众多、保存如此完整的历史遗迹，这在万里茶道上堪称弥足珍贵。

万里茶道万里长，万里征程万里险。在茶坊河谷，我仿佛又听到了悠扬的驼铃声，听到了车轴行进出发的吱吱声。可以想见，在两个多世纪之前，我们的先辈怀揣着梦想，越高山，渡大河，辛勤奔波在万里茶道上，创造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商业奇迹。